



位於紹興市越城區的魯迅故里是魯迅的出生地和他青少年時期生活過的故土。魯迅故居、百草園、三味書屋、魯迅祖居、長慶寺，以及紹興魯迅紀念館等一批人文古蹟都集中在這片街區。

在這兒可以循着課本中的記憶從「百草園」走到「三味書屋」，看看那個充滿童趣的院落；在三味書屋裏能看到魯迅當年在課桌上刻下的「早」字。再往前走，可以看看他的臥室、書房，以及那座頗有氣派的客廳。那些曾經只存在於課文裏的文字，突然有了真實的屋瓦、門窗和庭院，歷史也因此變得親切。

但遊覽魯迅故里卻有一個不佳的感受：文創店多得有些喧賓奪主了。文創產品本身沒有錯。讓歷史文化以更年輕、更時尚的方式走近當代，本來就是景區值得鼓勵的事情。一個設計巧妙的書籤、一枚帶有魯迅金句的水箱貼，甚至一件年輕人願意穿出去的文創T恤，都可能成為文化傳播的載體。

問題在於「太多」和「太像」。當一間間文創店密集出現在故里街巷，店裏又反覆售賣着相似的魯迅頭像、名言和紀念品，遊客的注意力便很容易從老宅、庭院與歷史本身，轉移到「這家店賣什麼」。

更值得思考的是，這種高度同質化的文創未必真的有利於魯迅先生的形象傳播。魯迅是一位深刻、犀利而複雜的作家，他的文字曾經刺痛時代，也曾經溫柔地凝視普通人的命運。如果最後留給年輕遊客的印象，只剩下卡通頭像和幾句名言，未免太單薄了。

魯迅故里最珍貴的文創，不應該是「把魯迅做成商品」，而應是讓人走出景區後想重新翻開一本魯迅的書。好的文創應該為文化讓路，而不是把文化擋住。



樂活
潘少
逢周一、二見報

創作之所以值得被看見

一六八五年，英國藝術理論家威廉·阿格利翁比出版《繪畫三對話》。這不是一本單純教人如何畫畫的技術手冊。它追問的，是一個在當時英國仍未得到解決的問題：畫家應該在知識與社會中佔據什麼位置？

雖然范戴克曾長期服務於查理一世宮廷，魯本斯、尤尼烏斯和阿倫德爾伯爵等人，也曾把歐洲大陸的藝術觀念帶到英國，但在阿格利翁比看來，當時英國人仍習慣「一說到『畫家』，往往不去想他的藝術，反而極不公平地把他列入機械工匠之中；其實，他比任何人都更有資格躋身自由藝術之列。」

在阿格利翁比的理想中，畫家是一個包羅萬象的人，「同時是畫家、詩人、歷史家、建築師、解剖學家、數學家與博物學家。」畫家要理解人體，才能掌握姿態；要懂歷史與神話，才能安排故事；要知道建築、比例與透視，才能建立空間的構圖；要理解人的激情與性格，才能讓畫中人物真正打動觀者。繪畫因此不只是手的技藝，也是一種需要知識、判斷與想像的心智活動。

阿格利翁比沒有把這套主張寫成一篇嚴肅講義，而是把全書安排成虛構的「朋友」與「旅行者」之間的對話。「朋友」代表尚未受過藝術教育的英國觀眾，好奇，卻也懶散而多疑，聽見各種繪畫術語便覺得麻煩，甚至寧願從一杯酒中尋找快樂。「旅行者」則曾遊歷歐洲，在反覆觀看作品、比較不同畫家的過程中，逐漸學會如何看畫。

在此，阿格利翁比的書寫設計，透露了他的企圖：他不只希望英國出現更好的畫家，也希望英國出現更多懂得觀看藝術的人。《繪畫三對話》所要教育的，不只是畫家的手，也是觀眾的眼睛。阿格利翁比旨在指出：當人開始看見繪畫背後的知識、選擇與思想，畫家才可能從工匠的位置，真正進入自由藝術之列。

三百多年後，這個問題竟然沒有完全過時：藝術教育從來不只是教人如何創作，更是在教我們，如何看見創作之所以值得被看見。



普通讀者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前天中午去一個寫字樓辦事，一層環形走廊正舉辦書法展，邊走邊看繞了一圈。我這代人學寫字的時候，毛筆已退出課堂，只作為興趣班的選項了。我也曾描過幾天紅，但連基本的運筆都沒有掌握，更談不上什麼結體、墨色。後來學了文科，認識了幾位善書的朋友，常有機會欣賞朋友圈裏的「書法展」，也能在留言裏看到精彩的「書法評論」。薰陶久了，我多少能看出一些好壞。

以我有限的鑒賞眼力，這個寫字樓裏的書法展，水平着實一般，作者

這兩天的社交媒體，被英仙座流星雨刷了屏。有人忙着科普，告訴你流星究竟是怎樣劃過夜空；有人架起專業天文望遠鏡，把遙遠的宇宙直播到你的手機屏幕上。明明身在城市，抬頭未必看得見幾顆星，卻可以坐在沙發上看一場流星雨。

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個晚上。那時，我應該還是大學一年級。那一年碰上的，是獅子座流星雨。多年過去，關於那個晚上的許多細節已經模糊了，甚至連當時究竟是誰提議去學校後山，我都記不清楚了。只記得一群還不太熟悉的同學，在夜幕降臨之後，浩浩蕩蕩走到後

藝術的本質原是美感和思潮，前者讓受眾感受生命裏各式心態，後者能夠啟發思維，令人們獲得精神啟迪。現代世界的藝術領域更加廣闊，以便人們能夠將藝術與生活加強連繫。由是，藝術增添了特定功能和目標，例如透過戲劇表演藝術學習語文；舞蹈增強身體動能；音樂、繪畫或手工藝輔助心理治療。從純粹美學發展至應用技術，不同社群可以將藝術與自身需要作出連繫。

劇場舞台之上，除了戲劇藝術的表演和實驗，近年亦頗多戲劇訓練計

本欄上周評述香港中樂團彭修文紀念音樂會，翌日場遇上颱風「紅霞」吹襲，節目被迫縮短。同一晚葉氏兒童合唱團製作《愛麗絲夢遊仙境》足本歌劇面對的挑戰更大。籌備近半年，涉及近百人服裝、布景，尤其在樂池伴奏的香港小交響樂團等，演出者相當部分是青少年，台下的家長們面對晚上十時十分改掛八號風球的困境，想起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結果演出照原定計劃，七時三十分在沙田大會堂開演。冒雨到場觀眾不少。開場前特別廣播：為了天氣轉

勉強可算「業餘高手」吧。不過，在這個無事可做的中午，我看得頗為得趣。藝術其實是對生活的某種填充，而前提是生活裏有「空」。因此，藝術欣賞須以有閒為前提，忙得四腳朝天、急得心如火焚的時候，再好的藝術恐怕也是看不進去的，至少對於普通人是如此，痴迷者另當別論。

對於中國人而言，當生活中有「空」時，書法無疑是最佳填充物之一。當然，今天的書法已經從日常生活退居藝術殿堂，鍵盤屏幕代替筆墨紙硯，成為了人們的「書寫」工具。

山，然後躺下來，仰面望着星空等待。

我們都是中文系學生，沒有人來自天文專業，更談不上研究宇宙運行規律。之所以跑去看流星，大概一半是人類對頭頂那片未知星空與生俱來的好奇，另一半則是因為浪漫——銀河、星辰、流星，這些東西在文學裏實在太常見了。詩中有「舉頭望明月」有「銀河落九天」，小說裏有人物在流星劃過時許下願望。年輕的我們，大概也只是想親眼看看，那些在文字裏浪漫了幾千年的東西，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們等了很久很久。傳說中應該

《勇闖孤悲城》

劃，透過培訓和結業演出，讓特定參加者獲得戲劇知識，從而認識自我，並學習與他人「並肩作戰」，達至群體活動的最終目標。我最近在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觀賞了中英劇團製作的原創音樂劇《勇闖孤悲城》，三十多位青少年在舞台上載歌載舞，不單傳達故事訊息，亦展示年輕人的自我鍛煉成果。

《勇》劇包含兩個特定目標：藉着神話故事，闡述樂觀者與悲觀者如何互相包容，和諧共處；透過戲劇、歌唱和舞蹈的培訓和演出，讓年輕演

差前大家安全返家，演出將不設中場休息。從節目單得悉，演出連中場休息長約一小時三刻。即是說，九時左右應該完成。

一輪掌聲，指揮葉詠詩在樂池領奏，兩幕、九個場景不間斷進行。我等為之緊張，因為場景輪換，尤其一群接一群的小演員盛裝登台，既演又舞，配合台後幾十人的合唱團，與幾位獨唱主角無縫交接，蔚為奇觀。

最後一幕尤其值得一書：華麗皇宮場景，幾十位穿上紙牌服飾的小演員滿布舞台，由葉葆菁飾演的紅心皇

藝術是對生活的填充

不過，書法依然是我們生活中最容易邂逅的藝術之一。一塊招牌、一條標語、一張賀卡、一副對聯，或以示鄭重，或欲顯典雅，或故作高深，書法都成為絕佳選擇。社區、樓宇舉辦藝術活動，首先想到的也常是書法。

這些場景裏的書法大部分可歸入「日常書寫」。我記得書法家白謙慎先生曾以重慶青木關路邊理髮店招牌「娟娟髮屋」為例，探討日常書寫的意義，反思當代書法審美慣習。誠然，從書法藝術而言，刻意追求「平

如雨一般落下的流星，遲遲沒有出現。睡意開始一點點爬上來，突然，人群裏爆發一陣歡呼：「看到了！」我趕緊睜大眼睛，什麼都沒有。眼皮又慢慢合上。又是一陣歡呼，又錯過了。最後只能拿出懸樑刺股的精神，狠狠掐自己一把。終於，一道光從夜空掠過。緊接着，是第二顆，第三顆……

那一晚的壯觀，現在回想起來，仍然無法用文字形容。

如今，那群一起看流星的人早已天各一方。不知道他們這兩天有沒有抬頭，也不知道他們是否還記得，很多年前曾經一起在學校後山，傻傻等

《勇闖孤悲城》

員突破自我，發揮所長。

劇中的眾樂城人民滿載歡樂和自信心。為了傳揚正能量，眾樂城長老委派四位使者前赴孤悲城，希望可以為對方消除負面思想。然而，單靠個人自信或時尚物質，是否便能輕易解開孤悲城人民的心理障礙？全劇的主題曲歌詞寫得甚有意思：「變幻的風，飄散在半空，怎固定模樣，似內心感覺，隨時奏響。」每個人都可有獨特思想方式，只要符合社會法規，便應互相尊重，彼此包容。全劇長約七十五分鐘，主要角色大約六至七



后，高高在上，而且「嗜血成性」，動輒喊「斬」，全體演員附和齊喊「斬！」最後由邱芷芊飾演的愛麗絲拆穿：「你們只不過是一副紙牌！」此話一出，夢境還原現實，過程音樂配合實景一起徐徐轉換。最後一

颱風的歷練

個音符結束時，手錶上的時間：九時正。（附圖）

難得的是，意大利作曲家華田朗尼和太太遠道而來觀賞，演後表示香港的製作較蘇黎世更討他喜歡。一周後，他隨團到深圳觀賞，與深圳交響樂團兒童合唱團重演兩場。當地聽眾對演出的布景、服飾、科技效果等都印象深刻，不愧經過颱風的歷練。

樂問集
周光蓁
逢周一見報

民性」，只會淪為一種修辭策略，但這並沒有否認日常書寫的價值。尤其是在科技發達的今天，AI寫書法已不是稀罕事。以毛筆蘸墨完成的日常書寫，反而更流露出書寫者的個體氣息，不論老練還是稚嫩，都給生活帶來令人欣喜的文氣。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過一場流星雨。想起張若虛那句「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同一片天空還在。流星依然會來。只是當年一起抬頭的人，已經不在身邊了。

也許，古人寫下「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時，心裏想的也是這樣一件事情吧。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五見報

位，其餘幾十位群眾演員合力歌舞，全情投入，精神飽滿。年輕演員群策群力，展現高度團隊精神。如此演出節目，藝術水平並不是首要準則，負責培訓的導演、編舞和歌唱指導，盡力整合演員的表演技巧和能量，付出心血令人感動。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個音符結束時，手錶上的時間：九時正。（附圖）

樂問集
周光蓁
逢周一見報

日食景觀現身天宇

八月十二日，日全食天象上演。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帶經過格陵蘭島、冰島和西班牙等地，全食帶鄰近地區可以欣賞到日偏食。

圖為八月十二日在意大利拉迪斯波利拍攝的日偏食。 新華社



寰宇採聞
逢周一見報

仁慈謊言

華裔製片人王子逸（Lulu Wang）的電影《告別》（The Farewell）講述一名美籍華人的年邁母親診斷出肺癌晚期，全家人決定假裝辦喜事，從各地回老家團聚，其實是和母親告別。美國心理學家 Emma Levine 說，旁人覺得真相對事主無益、有害時會說一些「仁慈的謊言」。她的研究發現，中國人強調要保護絕症病人，病人也不願聽到殘酷真相，美國人則更願早知真相，以便處理財產，安排後事。

Levine 的研究還證明，「小說家言」能揭示真理，而真話有時會造成惡果，兩者並不黑白分明。美國人的成長記憶中少不了華盛頓童年時，砍掉了父親的櫻桃樹但勇敢認錯的寓言。大人借此教育孩子要誠實，但諷刺的是這個故事是虛構的。社交場合的善意謊言被普遍接受，如朋友衣着難看，主人請客餐食不好吃，或新生兒長得醜，一

般人不會直截了當加以批評。因為「真相」無關緊要，說出來卻傷感情。另一類仁慈謊言是考慮到當事人無法改變事情的走向：口吃者不能馬上提高說話流利程度，老年失智者無法處理親人去世的噩耗，而彌留之際得知配偶曾經出軌只會增加臨終的痛苦。還有，一般人不忍掃興，在他人的大喜之日或人生關鍵節點告訴他們壞消息。

總之，說出仁慈謊言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傷害，而不是出於自私目的。不過，仁慈還是自私的謊言有時難以分辨，而大家一般更信任實話實說者，哪怕他們的真話讓人不快。所以，常說仁慈的謊言可能失去大家的信任，而出言批評也可能是出於對他人的關心。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見報